

米米不知道总统其实还有别的女人

7



[美]米米·阿尔福德 著
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友情推荐

[内容简介]

美国已故总统肯尼迪的情妇米米·阿尔福德时隔半个世纪后出版回忆录,详细描述了她在白宫实习生时与肯尼迪一段长达18个月的隐秘恋情!

当年19岁青春美丽的的女大学生,如今已是69岁的祖母。她的回忆录给人们提供了一个全新的私人视角,展示了美国最具代表性的领导人隐藏半个世纪的恋情,讲述了一个女人如何进入神秘美妙的恋情,继而陷入苦痛的阴影,最终勇敢揭开真相。书中还有惊人的爆料,在冷战时代,作为美国掌舵人肯尼迪对世界的杀伐决断抑或似水柔情。

[上期回顾]

第二周,米米又接到了戴夫邀请去游泳的电话。之后的整个夏天,她都和肯尼迪在一起。

名人传记

和总统在一起的第一个夏天,我相信我和戴夫·波瓦斯之间建立了亲密友谊。真是没法不喜欢戴夫,他既有爱尔兰人聊天的轻松劲儿,又有神父的那种谨慎势头。我觉得戴夫就像长辈一样,照顾着我,确保我不受伤害。很多年后我才明白,戴夫并没有在照顾我,他是在照顾总统。

戴夫的职责就是陪着我上楼,和我一块儿待上几分钟,然后离开。我经常花很长时间洗澡,然后穿着浴袍等候总统驾临。有时,晚些时候戴夫晚上还会回来喝一杯,讲些故事和政治花边儿。这两个男人很享受待在一块儿,有时候他们的注意力会转向我,比如说,戴夫和总统都不肯相信我没有被同龄男孩猛追。我和他们谈起过我大一那年在惠顿大学和宾夕法尼亚大学学生吉米·罗宾斯短暂谈过一段。那还不够格称为约会,我们不过在宾州待了一个周末,然后发现和我在一块儿相比,他更喜欢整天打高尔夫。

总统和戴夫都抓住了这事不放。只要我在他们俩附近,他们就拿这事开玩笑:“戴夫,告诉特勤局,要是有一个穿着宾大衣服的家伙出现,就告诉他白宫已经关了。”或者:“你知道那个穿着宾大衣服的家伙吗,总统先生?我们今天把他抓进去了。”

他们都用最绅士的方式在揶揄我,我也挺受用的,因为我觉得我在被他们关注。

当然,我当时并不知道我不是唯一,在总统生活里还有别的女人。我从没有想过他既然这样对我,那也有可能这样对别人。我此后读到戴夫·波瓦斯要许多总统情人保持沉默,因为这样私密的事可能成为“国家安全”问题,但他从没有对我提起过。我猜,他觉得根本不用。

要我说,总统之所以能把他的韵事瞒过白宫里最贴身的人,那是因为他公私分明方面是个天才。泰德·索伦森在2009年的回忆录《顾问》里写道:“我们共事的这些年里,我们的关系总是被二元切分。在工作上,我完全介入了,而在他社交和私人生活方面却一点也没有,除了少数一些正式宴请,在白宫这些年我们从没一起吃过晚饭。我们为社交而一起出现的次数,少得我都能一一数出来。”

索伦森是肯尼迪主要的演讲撰稿人,为他送上了无数“喉舌弹药”。他很清楚总统是怎么想的,还能清楚表达他的信念和梦想,比任何人都要好。但即使是这个人,也从没和总统单独用过晚餐,也从没在工作时间之外见过他。

我很明白索伦森想说什么。总统这样公私分明让他能很好地安排生活中的一个人。妻子儿女有一块天地,海厄尼斯港别墅那里聚集的一堆肯尼迪家族成员有一块天地,他核心圈子里的谋士们也有一块天地,朋友们有一块,媒体记者有一块。很显然,女友们也有一块。他的天才就是能控制这些“天地”交集的程度。这就是为什么几乎没有人知道总统在玩女人,就连略有耳闻者也少之又少。总统完全掌控着谁能受邀进入他的世界,他们又能看到些什么,他游刃有余。但这一定很累。

总统的这种战略甚至让我开始对他和非德、吉尔的关系打上了一个问号。总统是不是和她们俩,或者其中一个也睡过?第一夫人肯定是怀疑非德的,有一次她正陪同《巴黎竞赛》杂志记者参观白宫西翼,两位经过非德办公桌时和她偶遇,当时夫人口气不善,“这就是那个据说和我丈夫睡

过的女孩。”她是用法语这么说的(根据芭芭拉·贾莫勒凯恩的口述)。

尽管写信请求采访杰奎琳·肯尼迪是我白宫历险记的导火索,但我在那里的时候从没见过——更别提和她打交道了。一部分原因是因为她的办公室在白宫东翼而我在西翼,白宫这两部分虽然相距不超过100码,但却像两个独立小世界,自顾自运作。

但主要原因还是1962年夏天她大多数时候都不在白宫。6月她先是陪着总统对墨西哥进行了国事访问,她用毫无瑕疵的西班牙语发表了简短演说,令人大为惊艳。然后她基本上都不在华盛顿,休3个月的长假,在格林欧拉别墅和孩子们在一起,此外,她还和海恩尼斯港租了一套7间卧室的房屋,离肯尼迪家大宅不远。8月7日到8月30日,她和卡罗琳远在意大利,回来之后她就直接去了罗德岛纽波特的哈姆斯密农场,她童年就是在那里度过的。她在那里陪着孩子呆到了10月初,然后才回到白宫。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总统有那么多时间和我在一起。

和当时许多美国年轻女性一样,我很羡慕肯尼迪夫人的王室风范和品位。我母亲也是这样,她1961年见过肯尼迪夫人一面,当时夫人在白宫招待了波特夫人的女毕业生们,我母亲把邀请函和一份刻有白宫的纸板火柴珍藏在相册里。不管从哪个角度来看,她都是慈母贤妻,很有个性,抗压能力很强,这在日后都凸显了出来。如果我说我不为在她生活中扮演的角色感到负罪的话,那我一定是恬不知耻。但我当年只有19岁,当时在我看来,我并不是在威胁肯尼迪夫妇的婚姻,而不过是在总统妻子不在的时候,占据着总统的时间。

我们在一块儿的时候总统几乎不提她,当然也从没说过任何批评的话或是指出她什么缺点。我只是跟着总统,他说什么就是什么。对于我是不是总统“唯一的其他女人”这一点,我根本想都没想。

不久以后,各类传记纷纷出炉,我才开始发现他是怎样的一个登徒子。直到那时我才开始知道比如海伦·恰夫恰瓦泽,她是佛明顿的年轻毕业生。还有玛丽·平肖·梅耶,她是社交名流,极有魅力,曾是一名记者。她们俩几乎成了传记作者眼里最典型的人物,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她们是总统女人里面极少数几位能被指名道姓的,不像我。这些女人并非隐形人。多年来她们都是肯尼迪社交生活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她们和孩子们会面,为取得成绩干杯,出席肯尼迪夫人主持的私人晚宴等——上世纪50年代时,那是参议员夫人的邀请,到了上世纪60年代,那就是第一夫人了。

读到这些女性的事后,我意识到总统和我在一起的时候,也和她们中间的某些人保持着关系。我不由得赞叹他的本事,主要有两点。

第一点是他始终小心翼翼不让他夫人知道他不忠的事情。我相信他一直很尊重她(指肯尼迪夫人),对他来说,她是实现他雄心的绝佳“伴侣”,这是基本的。而这份尊重,他一直放在心里的私密领地,所有“其他的女人”,包括我在内,都不会被允许进入。

第二点则是,自始至终他都在保护他自己。要是你在风流逍遥的同时,还要抚养孩子、做个丈夫、领导政党、运作国家,还要环球旅行,追寻民主理想,你能做到么?你会怎么做?建起心墙,做出各种区分,确保没人能完全了解你。

高阳遇到一位会奇门遁术的女孩

8



千术不是骗
是头脑,是计策,是良心

高阳 著
上海三联书店友情推荐

[内容简介]

自古以来,便有三教九流之分,于是便渐渐延伸出了无数的行当。但还有一些不入天下百行的门道,却也存在于三教九流之中。其中最具传奇色彩最有代表性并且组织庞大的八门行当,被人称为江湖外八行!它们分别是千门、盗门、索命门、兰花门、神调门、蛊门、红手绢、机关门。本书所写的就是以千门主将高阳为主线展开的这江湖外八门与沈万三后人之间的恩怨纠葛以及这九股势力之间围绕《永乐大典》展开的明争暗斗,然而到最后却发现这里面竟然蕴藏着一个巨大的骗局……该小说是《鬼吹灯》之后邪派小说的重要收获,创作谨慎,结构宏大,引人入胜。

[上期回顾]

高阳决定离开汴州,在火车站,他被盗门当家人关啸追杀,但最后逃过这一劫。

网络热门

高阳醒后得知自己住在一个汉名叫冷锋的舞族男子家,救他的是冷锋的小女儿,汉名叫冷香。冷香虽然年轻,但后来高阳得知她竟然会奇门遁术。

原来在这个叫那坡县的地方,藏有一座古墓,古墓主人是蛮王孟获。古墓一直由冷锋的父亲也就是冷香的爷爷和杰看守,和杰在墓中发现了一本叫《奇门遁术》的书,出于好奇就学了起来。冷香因为常年给爷爷送饭,于是也学到了这套奇术。

奇门遁甲乃千门秘技之一,但在三国之后奇门遁术就已失传,唯留《奇门遁术》一书,历代千门火将都对《奇门遁术》有所研究。奇门遁术在三国前乃是千门脱将的正宗本领,当《奇门遁术》失传后,后代的千门脱将便都以孔明所创的八卦图作为看家本领,虽然八卦图也有神鬼之功,但只有八门变化,与奇门遁术相比少了三奇相辅,效果要差上许多。

当高阳在古墓亲眼看到冷香施展的奇门遁术后,激动得快要流下泪来,他无论如何也想不到在这个南方小镇上,竟然能见到失传千年的奇门遁术。只见冷香随手拔了身边的一根竹子一挥,高阳眼前立即就出现了一片竹海。看完之后,高阳急忙起身以千门之礼对和杰道:“千门第四十九代主将,给前辈见礼!”“千门?”和杰老人与冷香一起张大嘴巴看着高阳。

二人的举动也把高阳搞愣了……难道和杰老人竟然不是千门中人?“您老这拔竹成阵之法可是出于《奇门遁术》?”高阳问道。和杰老人惊讶道:“你如何知晓?”高阳继续追问道:“书中所有字体可都是以鬼字为偏旁的?”老人听罢更加惊讶了,急忙问道:“你是何人?”高阳道:“千门中人。这奇门遁术乃我千门秘技,你会此术怎么会不知千门?”和杰老人跟高阳说了他得书的经过后,高阳又跟他们谈起了千门。

“我想请老伯插香入伙,共荣千门!”高阳在最后说出了自己的想法。和杰老人仰头看着竹林上空惋惜地说道:“我老了,你嘴里的江湖是你们年轻人的天下,我不适合了!”“阿普,我要加入千门,你会的东西我都会,我想我也可以当那个千门脱将!”冷香道。和杰老人点了点头道:“我想你爸爸也会同意的,我们都不想你憋在这大山之中,出去吧,去见识见识。”说到这里,老人将《奇门遁术》拿出来递给高阳道:“放在这里也没用,你拿走吧,我想蛮王自己也一定是这个意思。”高阳接过宝书后,恭恭敬敬地跪在棺材前给孟获磕了八个响头,这是千门的前辈,理应以祖师礼参拜……

冷香是第一次坐火车,车上的任何东西对她来讲都是新鲜的,她上车后毫不避讳地问这问那,引来无数人的目光,高阳在为她讲解时一直带着笑意,没有一丝尴尬的表情。

由于在不久前遇到了丁八,所以高阳上车后仔细观察了一番,确定没有盗门的高手他才放心。要是自己一个人的时候,当然什么都不用担心,可现在还带着冷香,他不得不谨慎一些。当车开到湖南后,包厢中另外两张卧铺也上了人,与高阳、冷香同车厢的是一对双胞胎兄弟,都是一米八以上的身高,皮肤黝黑,丑陋异常。而且还带了一堆很臭的东西,似乎是虫子。

晚上7点14分,火车到达北京西站,高阳叫起冷香。“哇!北京好漂亮啊!我们现在要去哪里?”冷香举目四顾周围的大厦。“带你去见门里的其他人。”高阳拉着冷香直奔施妖在西单的服装店。

施妖的主店在西单文化广场正中的一个黄金铺位,店名比较有特色,叫“告别裸奔”,是经营男女休闲服饰的。高阳已经有两年没有来店了,不过幸好有几个老服务员在,

见高阳来后,店长急忙跑到楼上通知施妖。

听说高阳回来了,施妖光着脚就从楼上跑了下来。“你又骗我!”施妖下楼后直接扑进高阳怀里。高阳轻轻拍了拍她的后背道:“大老板,你的员工都看着呢!”施妖狠狠地瞪了高阳一眼后道:“拿来!”高阳莫名其妙道:“什么东西?”施妖探头到高阳耳边低声道:“金枪鱼的人头。哼,敢暗算本姑娘,我非鞭他的尸不可!”

见高阳苦笑地看着她,施妖嘟着嘴巴道:“我就知道你没给我出气。”高阳无奈道:“先不说这个了!我给你介绍个人。”施妖见到冷香后,出乎意料的热情。“妖儿长大了!”千门将才的成长让他很是开心,但聊起张磊的伤势时,马上就高阳这一丝的满足化为乌有。“磊子是腿部中枪,本来伤势并不严重,但不知道为什么最近伤口有感染的趋势。现在正在老何那里治疗呢!”施妖显得有些自恋。

“动手的人呢?”高阳问完后就感觉自己这句话有些多余了。跟华亮动过手的人最轻的伤都是残疾。“死了一个,重伤两个,跑了一个!”施妖咬牙切齿地说道。“跑了一个?”没想到李亚廷的手下竟然有能从千门火将眼下逃走的人物。施妖紧盯高阳这一丝的满足化为乌有。“磊子是腿部中枪,本来伤势并不严重,但不知道为什么最近伤口有感染的趋势。现在正在老何那里治疗呢!”施妖显得有些自恋。

“把手机关了,省得半夜妹妹喊你!”华亮用手肘顶了顶高阳。高阳摊开双手道:“没电话。下午刚跟生儿说,让他给我弄!他弄完后还要送到黑蔡那里改装,起码要一个星期呢。”华亮伸出拇指在高阳眼前晃了晃,刚要再打趣几句,这时他抬头正好看到古韵茶楼门前一辆出租车上下来一个女人。

高阳这款IMCO打火机是经过特殊改装的,内部的可燃气体并不是普通的燃料,而是一种有净化空气作用的特殊气体。“如果没有它,火车上就着人家道了!”“还交手了?”高阳摇头道:“我们倒是没有架梁子。”施妖狠狠地瞪了高阳一眼后道:“看来你身上的味道并不是全拜沂蒙山客所赐哦!”

“生不入官门,死不进医院!”旧时的江湖人是不去医馆看病的,他们病了伤了都有专门的去所:跌打馆。如今跌打馆已经很少见了,现在在北京给江湖人看病的跌打馆只有一家,而且还没在郊区,高、华二人开车到此的时候已经是晚上8点多多了。

这家跌打馆的大师傅姓何,与高、华二人算是老相识。当年高阳被白露刺伤后,还是他亲手给治疗的。高阳和华亮到这里来见张磊,并见到了张磊的女朋友纪托。见张磊的伤没有什么大碍,又有纪托照顾,两人就走了。

夜里十一点左右,二人到古韵茶楼也就是施妖嘴中的百凤居去消遣,这里是兰花门的场地。外八行中的兰花门是以王母山命名的,相传西王母曾经传授黄帝床第之术。兰花门也出于肌肤之泽,所以托离王母山为名。

“把手机关了,省得半夜妹妹喊你!”华亮用手肘顶了顶高阳。高阳摊开双手道:“没电话。下午刚跟生儿说,让他给我弄!他弄完后还要送到黑蔡那里改装,起码要一个星期呢。”华亮伸出拇指在高阳眼前晃了晃,刚要再打趣几句,这时他抬头正好看到古韵茶楼门前一辆出租车上下来一个女人。

“纪托!”高阳顺着华亮手指的方向望去,果然是张磊的女友纪托,此时她正走进古韵茶楼。